



栾蒲包 和 丰泽园

下

黎莹 著

大众文艺出版社

栾蒲包和丰泽园

黎莹 著

RBE89/06



目 录

引	子	世事无常却有常 人心难测亦可测	 (1)
第 一 回		汧口村义犬救婴 福山县狗剩纵火	 (1)
第 二 回		姚善人济困扶危 栾学堂义救孤女	 (22)
第 三 回		小力巴蹭勺偷艺 张作霖战败撒气	 (43)
第 四 回		金心一颗惹情思 弟兄八人小结义	 (59)
第 五 回		掌柜举荐两性人 曹锟贿选大总统	 (79)
第 六 回		吴佩孚酒楼翻脸 冯玉祥大街杀人	 (95)
第 七 回		宋哲元南口劳军 众兄弟出谋划策	 (113)
第 八 回		姚珍珍贪玩受辱 牛副官好色丧生	 (136)
第 九 回		刘怀顺账房吹牛 栾蒲包堂会说猪	 (160)
第 十 回		蒋介石北伐拆字 张大帅临终说吃	 (178)

第十一回	刘怀顺弄巧成拙 关雅丽假戏真做	(197)
第十二回	绅士解囊同德号 秀才题名丰泽园	(223)
第十三回	丰泽园隆重开业 新丰楼初战败北	(248)
第十四回	电影明星说摩登 文界要人谈社会	(267)
第十五回	汪恩甫暗箭伤人 蒋介石错审要犯	(286)
第十六回	众义士施行报复 二女将组织游行	(304)
第十七回	王行斌良言劝友 汪恩甫反复无常	(322)
第十八回	刘怀顺再施毒计 青洪帮大显身手	(338)
第十九回	关雅丽策划盛典 梅兰芳诚心收徒	(358)
第二十回	小巧妹追根问底 有情人难成眷属	(374)
第二十一回	姚小姐佛堂见鬼 丁先生大厅看腿	(393)
第二十二回	大上海繁荣娼盛 城隍庙跳出仙女	(414)
第二十三回	蒋介石倡新生活 程金堂设女招待	(434)
第二十四回	高碧荷条件苛刻 梁巧妹主意高明	(457)

第二十五回	吴佩孚拒当汉奸 姚珍珍力主抗日	(476)
第二十六回	齐白石长街卖画 栾学堂当选会长	(495)
第二十七回	武兴璋走马上任 姚珍珍投笔从戎	(513)
第二十八回	丁文秀暗布陷阱 伍月仙识破阴谋	(533)
第二十九回	栾学堂借刀杀人 蔡文媛报仇雪恨	(554)
第三十回	程金堂玩弄权术 武兴璋大动心思	(573)
第三十一回	汪恩甫有心报复 刘怀顺无意见宝	(590)
第三十二回	老太监提供线索 吴大帅叙说根由	(607)
第三十三回	宛平城头谈献宝 卢沟桥畔血染红	(629)
第三十四回	栾蒲包寻亲西山 吴佩孚惨死北平	(648)
第三十五回	傅筱庵上海被杀 梅兰芳香港脱险	(667)
第三十六回	丰泽园群魔乱舞 广济寺和尚招魂	(686)
第三十七回	栾学堂寻亲遇险 孙殿英卖国求荣	(703)
第三十八回	北平城五子登科 新丰楼汉奸宣淫	(721)

第三十九回	王义钧破庙受难 魏大可神前打赌	 (739)
第四十回	栾蒲包喜从天降 丰泽园祸起萧墙	 (758)
第四十一回	蒋经国上海打虎 杜月笙酒桌发难	 (783)
第四十二回	程金堂率众造反 汪恩甫制造谣言	 (808)
第四十三回	姚泽圣陈说利害 余心清指点迷津	 (826)
第四十四回	同仁堂拔刀相助 丰泽园再创辉煌	 (847)
附：一、北京丰泽园饭店史话		(870)
二、中国鲁菜和丰泽园饭店 菜肴的源流与风格		(907)

第二十四回 高碧荷条件苛刻 栾巧妹主意高明

系铃容易做，解铃实在累。
世间烦事多，叫人难应对。

话说栾蒲包，一心惦记着丰泽园饭庄的事，从上海赶回北京，下了火车连家都没顾上回，就径直先奔了丰泽园饭庄。他急急忙忙赶到丰泽园门口一看，心里不由有些凉飕飕、酸溜溜的，说不上是个什么滋味，不禁呆住了。

原来栾蒲包来到丰泽园门口的时间，正好是傍晚七点钟。按照他在北京时的情况，这时正是车马盈门，人流不断，生意兴隆的工夫。可今天的门前，却是车马寥寥，路静人稀，冷冷清清，一片凄凉。往日丰泽园的大门以外，是两旁摆满鲜花，迎面芬芳吐艳，一片幽雅景象，今天却是花枯叶落，满目荒芜；往日的丰泽园大门的里里外外，都是打扫得干干净净，清清新新，今天却是垃圾满地，杂物成堆，还有一团乱纸随风飘摇……

栾蒲包下意识地走上前去，低头弯腰伸手，想要拣起那团随风飘舞的乱纸。不料他的手刚刚伸向那团乱纸，忽见从旁边伸出一只装在雪白、锃亮的高跟皮鞋里的娇美的小脚，踩住了那团乱纸。随即听到一个娇柔的女子声音说道：“我看这位先生不像是个拣破烂的，难道就不怕弄脏手？快，快请店里小坐……”

栾蒲包急忙直腰抬头一看，见是一个极其漂亮清秀的年轻女子。只见她身穿一件十分可体的杏黄色的丝绸旗袍，裹着那虽然稍稍有些发胖，但仍很苗条的高高的身躯，显得全身的线条更为突出、更加可人；那粉白娇嫩的脖颈上，挂着一串晶莹剔透的珍珠，使得那半敞露的酥胸，显得更为明快和更加诱人；一头乌黑油亮的青

丝，烫得如同滚滚波浪，披洒在圆润的双肩之上，使得那张俊雅的脸庞，显得更加俏丽动人。栾蒲包从这个女子的话语中，从她的打扮上，已经断定她就是程金堂请来的女招待之一。心想：“我倒要看看她们都是些什么样的人，都想干些什么？”

“请问这位小姐尊姓大名？在丰泽园都管些什么事由？”栾蒲包故意嘻皮笑脸，拿捏着腔调，带玻璃花的小眼珠儿盯住那女子的脸蛋，语带双关地说道：“看模样儿，这位漂亮小姐一定很吃得开，还一定很有些手段。”

“我看这位爷也有点怪气，莫不是当警察出身吧，一见面就像是要查户口。”那女子不卑不亢，嫣然一笑，又自我介绍说道：“禀告这位大爷，我姓高名碧荷，在这丰泽园饭庄里充当一名女招待。吃得开不敢说，有些手段也不敢吹。不过，只要您老进去一坐，就会保君满意。不信的话，就请一尝。”

栾蒲包一听高碧荷这一席话，已知她不是个好惹的女子，正想进一步摸摸情况，又见从丰泽园大门口走出一个女子。这女子除了比高碧荷稍稍矮些、细些、瘦些之外，长相、衣着都是一模一样。高碧荷一见出来的女子，忙对栾蒲包介绍说：“这位爷，我来介绍一下，这位小姐姓肖名红杏。古诗中说的‘一枝红杏出墙’来的‘红杏’就是她。她也是这丰泽园里的女招待，她比我吃得开，比我还手段。这位爷要是不信，就请进去一试。”

“这位爷风尘仆仆，一定是从远道而来。”肖红杏笑容可掬，扭动着屁股，走上前去，很自然地从栾蒲包的手中接过行李箱子，又将手一比划，说道：“请，请这位爷进店去坐。本店是北京城名饭庄之一，雅间雅致，大厅干净，菜肴丰盛，标准鲁菜，一尝便知。请！”

这时的栾蒲包，几乎没有插嘴说话的工夫了。他被高碧荷和肖红杏，恭恭敬敬地拥簇进了丰泽园。栾蒲包一进大堂，又见几个年轻貌美的女子，打扮得都和高碧荷和肖红杏一样，一窝蜂似地迎接上来，叽叽喳喳，乱乱哄哄，说些欢迎和恭维的话。另外，还有一股

子浓香异气的脂粉味，直刺鼻子。这时的栾蒲包，都有些手足失措，不知如何是好。就在这工夫，忽然从一个雅间走出一位老人。栾蒲包一看这位老人，不由喊道：“吴老先生您好啊！我可吃不消了啊！快来救驾吧！我们徐大哥和程老七，搞的这都是些啥玩艺儿呀？”

“好啊！原来是栾老弟！听说你去上海开丰泽园分店，又发了大财，什么工夫又回北平来啦？”这位老人原来正是被北伐军打败以后，在京城东四牌楼什锦花园寓居的、原来的北洋军阀首领吴佩孚。吴佩孚和栾蒲包私人关系很好，所以他一见栾蒲包就大声开了腔，又忙上前问长问短：“怎么样？有些瘦啦，还有点老啦，一年多不见，就添了几丝白发，看起来这赚钱的事，也并不是很容易的。还有，焕章师傅可好？我还真想吃他的葱烧海参呢。”

吴佩孚很有些兴奋，又抓住栾蒲包的手说：“说实话，我还真想你，更想你在北平时的丰泽园。永海兄和金堂兄不似你栾老弟，在经营上讲实在，讲个以诚待客。他们则不同了，好摆个花架子，弄些新玩艺儿。你瞧，他们弄的这些女招待，把丰泽园的主顾至少吓跑了一半。不过，这事也不可全怪他们，这是蒋介石先生提倡新生活，逼得他们这么做的……”

却说高碧荷和肖红杏，因为吴佩孚经常来丰泽园吃饭，他们是已经认识了。现在，她们见吴佩孚和栾蒲包一说话，很快就听出来了：被她们二人好言好语请进来的“客人”，就是她们的经理，也就是大名鼎鼎的栾蒲包！两个人久经世事，倒也没什么不好意思的。她们对栾蒲包落落大方地说了些表示歉意的话，就忙她们的事去了。就在这工夫，徐永海、程金堂、常玉山、甄永才等哥儿几个，还有厨房的郑福祥，也都闻声赶来，热情欢迎栾蒲包的归来。

再说吴佩孚，他自从在北平城隐居，当了一名“寓公”以来，就严格遵守自己的诺言，概不过问政事。但他是个名吃家，对丰泽园的山东菜尤感兴趣，因此就成了丰泽园的常客。今天，他就是随便

来吃饭，偶尔碰上栾蒲包归来的。但他一见到栾蒲包，却突然想起一件心事，心想：“这个栾蒲包不光有头脑，有办法，而且为人正派，是个忠义可信之人，我何不请他商量个办法？”但他看得出，栾蒲包从上海赶回北京，一定是有急事，就对栾蒲包等人说：“你们先忙你们的事儿，我就不打搅了。不过，我还有件私事，得请栾先生帮忙。因为此事不是一两句话可以说得清楚的，所以需另约时间长谈。”

栾蒲包见吴佩孚说得郑重，心知此人没有非常必要的事，是不会求人的，更不会求到他这样的人的头上来的，所以忙说：“也好，请吴老先生先回家，我把店里的事儿安排一下，立即登门拜访。请吴老先生到时候有什么事情都只管说，只要是栾蒲包做得到的，一定照办。”吴佩孚诚恳地说：“不用栾先生跑，还是我来丰泽园。我是闲人，哪天来吃饭的工夫，顺便就可以说了。”吴佩孚说完，就告辞而去。

且说栾蒲包、徐永海、程金堂、常玉山、甄永才、郑福祥，哥儿几个送走吴佩孚，回到柜房，弄了几个菜，还上了几瓶他们平时都爱喝的安肃二锅头，就边给栾蒲包接风，边谈开了如何对付女招待这件事。柜房的气氛很有些紧张。头一个发言的是程金堂。

“咱们丰泽园用女招待这件事，全是我的馊主意。现在闹得丰泽园的生意一天不如一天不用说，还传出了好些个不大体面的事情。这些事都怪我。”程金堂开门见山地说，很有些激动，也有点委屈情绪。他接着说：“不这么着又怎么着呢？其实我也是一心为店里好。大哥他们写信请老八回来处理这件事儿，我知道。他们叫我撤掉这些女招待，我也并不是反对，可咋个撤法呀？我们当时和高碧荷、肖红杏，是有契约的。倒霉的还有，当时她们在北京找不见铺保，我当了保人。我这工夫真是有苦说不出来，有劲儿使不出来。还有，那高碧荷和肖红杏，也不是好惹的主儿，翻脸不认人，什么招儿全使得出来……”

程金堂这番话，徐永海、常玉山、甄永才、郑福祥已是听惯了

的，都有些反感，平时也没断说程金堂几句，这时见栾蒲包回来了，都想听听栾蒲包怎么说。所以大家就都喝着酒吃着菜，等着栾蒲包说话。栾蒲包听了程金堂这一席话，不仅没有责备他的意思，反而安慰了他一番。栾蒲包说：“古人说得好，人非圣贤，谁能没有过错？其实，就是圣人也是有过错的。文圣人孔老夫子周游列国，到处乱跑，到处碰钉子，就说明他老人家是在错误之中打转转；武圣人关夫子，也曾经走过麦城，说明他老人家还犯过大错误。七哥一心为咱丰泽园，当然没错儿；七哥想用女招待，也跟大伙儿商量的，这也没错儿。七哥的错儿，是太着急了，不该给高碧荷和肖红杏当保人。这事儿的确有些麻烦。我已经见过这两个人，一个比一个难斗。”

栾蒲包说到这里，停了停，喝了几口酒，倒说了徐永海几句。他说道：“照我说，丰泽园用女招待的事儿，倒是大哥要多担点不是。为啥这么说呢？第一条，大哥就是大哥，从我们哥儿八个结拜的那天起，大哥就是我们的主心骨儿，主心骨儿就该在紧要三关上拿出准主意。但在丰泽园用女招待的事儿上，大哥是模棱两可，没拿出准主意来。第二条，我临去上海的工夫，大伙儿议定了北京的事儿由大哥做主儿，大哥是代理经理，我这经理不在北京时，就得由代经理决定大事。可在用女招待的这件事上，没代经理点头，也是实行不了的。所以我说，七哥、二哥、五哥、四哥虽说都有不是的地方，但是，主要过错，还是该大哥承当。”

栾蒲包这一席话，说得哥儿几个都连连点头称是。尤其是那程金堂，听到半截儿就坐不住了，汗珠子已经滚了满脸。栾蒲包的话音一落，就头一个开口说：“这事儿怎能怪大哥呢，我一提出的工夫，大哥就是不赞成的呀！这是怪我不听话呀……”常玉山跟上说：“这事儿怪我，我要不是大喊大叫支持老七，他才不敢请女招待，大哥也不会点头……”甄永才说：“老八派我的不是是对的，我当时是不大赞成请什么女招待的，可最后定这件事儿时，我却没吭声儿。我要是把心思说明白了，大哥也不会点这个头儿，老七也出不了这

个错儿。”郑福祥也说：“我这个人随风儿倒，不敢管事儿，这就不对。老八说得是，我们都有错儿。”徐永海则说：“对，老八说得对，千错万错，是我这做大哥的错儿……”

“不，主要错不在大哥，而在我栾蒲包身上。道理很简单：我是经理。丰泽园饭庄出了事，谁能说经理没错儿？”栾蒲包见气氛已经缓和下来，又十分认真地说道：“我说主要错儿在我身上，是蒋介石搞什么新生活运动，我全都知道，上海也是搞得鸡飞狗跳的，北京乱闹哄的事儿，我也听说了不少。我是丰泽园的经理，这工夫就应当回北京看看，或者是来个信儿，打打招呼。可我却忘了。按照官面上的话说，这就叫‘失职’。”栾蒲包说到这里，提起酒壶，把每个人面前的酒杯都斟满酒以后，自个儿先端起酒杯，这才接着说道：“来，咱们哥儿们干了这杯酒，就像是‘拉洋片’一样，这一张就算是掀过去了。请女招待这件事儿上的谁是谁非，就甬再提了。接着要说的是，咱哥儿几个咋处理好这件事儿！”栾蒲包说完，一仰脖子，先干了一杯酒。大家见栾蒲包话说得诚恳、干脆，都很服气，就一齐干了一杯酒。

哥儿几个喝完酒，就议论开了怎样处理女招待这件事。大家一致的意见是：必须尽快清退。至于怎么个清退法儿，意见就不一致了。因为包括栾蒲包在内，都很清楚：处理得不好，那高碧荷和肖红杏，是不好惹的，是不会善罢甘休的。依着常玉山的意见，是来硬的，他说：“她们违犯契约，打情骂俏，还胡乱搞什么同性恋，犯了店规，我们不说开除，每个人开两个月的工钱，从明儿起，一律辞退，不就结了！”

程金堂连忙摇头说：“不行。这法儿我早试过，我都答应过给她们半年的工钱，她们都不答应。她们说，我们丰泽园要无故开除工人，她们就去法庭上告……”

郑福祥平时是最不愿惹事生非的一个，一听这话，也生了气。他说：“上告就上告呗，有理走遍天下，没理寸步难行，难道说我们

就怕了她们几个老娘儿们？”

甄永才平时不善言谈，这工夫着了急，也忙说：“话不能这么说，事儿更不能这么做。一上法院，输赢不用说，咱丰泽园的名声儿非一臭八里地不可；还有，这年头打官司，都是‘有理没钱莫进来’，我听说有两家当铺打官司，打来打去两家都被官面上吃光了……”

徐永海点头说：“老二说得对，打官司告状无论如何是下策。还有，老七是保人，只要一打官司，老七就说不清；老七说不清，丰泽园就脱不开干系。”

在如何处理女招待这件事上，大伙儿议论了老半天，都快九点钟了，也没商量出个准主意来。栾蒲包一时也不好定，只好说：“我看这样吧：明儿我找高碧荷和肖红杏谈谈，摸摸底儿再说也好。”徐永海也说：“老八从上海回来，连家还没回呢，还是先回家去看看吧，大娘和巧妹，还有雅丽她娘，也实在是想老八了，见面就打听信儿。”

“我们能进去吗？”正在这时，门外传来了高碧荷的声音，很有礼貌。跟着是肖红杏的声音：“我们敬栾经理一杯酒就走，不会打搅各位的雅兴。”

随着栾蒲包的一声“请进”，一股子粉香气息随着高碧荷和肖红杏，飘进了柜房。栾蒲包见状，忙起身迎接、让坐，心想：“来得正好，可以看看她们的态度。”嘴上说道：“二位方才在大门外迎接学堂的风度，彬彬有礼，不卑不亢，实在令学堂佩服。”说着，斟了两杯酒，敬给了二人，自己也斟满一杯，双手端起，又客气地说道：“请先干了这杯酒，以表学堂的敬意。”

“谢谢栾经理的夸奖，碧荷深感荣幸。”高碧荷也不客气，一杯酒一口喝下去，又说道：“倒是我们姐妹不知栾经理大驾回程，言语多有冒犯，实属不恭。”边说边斟满一杯酒，双手敬给栾蒲包，说道：“栾经理若是能原谅我二人的过错，就请喝下这杯酒去。”

“且慢！”肖红杏上前，拦住了正要喝酒的栾蒲包，也很有礼貌

地说：“栾经理不能厚此薄彼。”说着，从栾蒲包手中拿过高碧荷斟的那杯酒，又另斟了一杯酒，双手递给栾蒲包说：“请经理先喝了我敬的这杯酒，我有话要说。”

“好，二位女士果然是痛快人！”栾蒲包不慌不忙，将两个人斟的酒全都一一喝下，这才又接着说道：“第一，不知者不怪罪，二位并不认识栾学堂，也没什么不敬之处，所以也就不存在什么原谅不原谅的事儿；第二，学堂这次回来，明人不说暗话，主要就是来解决丰泽园怎样经营下去的问题。其中自然包括丰泽园设不设女招待的问题。因此，二位有什么话，都请直说。”

“栾经理果然是名不虚传，果然是大家风度，令碧荷五体投地。”高碧荷稍打了个愣，就嫣然一笑说：“既然栾经理已经把话挑明，我们也就不得不直说了：我们姐妹是丰泽园请来的，常言说得好：‘请神容易送神难。’还有，我们有共事的契约，有程金堂先生担保，这就是说，不管谁来打发我们走，就都更难了点儿，得说出个壬午卯酉来。”

“不过，也请栾经理和诸位头目放心，我们绝不会赖在丰泽园不走。”肖红杏紧跟着说：“我们只有三个小小的条件，缺一不可。其一，我二人，还有我二人负责请来的姐妹们，不偏不向，每人发一年薪水；其二，给我们找好合适的工作，我再说明白点儿，就我们两个人，不包括其他姐妹；其三，登报声明，不是我二人辞职，是丰泽园不善用人，经营不利，才裁减了大批人员，其中包括高碧荷和肖红杏。”

程金堂一听，不由就火了，从椅子上跳起来，气愤地说：“高小姐，肖小姐，我看二位是不是有些太过分了！你们别以为我们丰泽园怕了你们！你们不是要打官司告状吗？好，由我程金堂这个保人顶着，与丰泽园无关！”

高碧荷微微一笑说：“你是保人没错儿，打官司告状，自然少不了你这位大保人的。但说与丰泽园无关，就不在理儿了。因为我们

的契约就是跟丰泽园订的，怎能说与丰泽园无关？还有，你程大经理就是丰泽园的经理，怎么可以说与丰泽园无关呢？”

肖红杏跟着也笑笑说：“程先生，有理不在声高，用不着这么拍桌子吓猫地喊叫。至于是否打官司告状，那要看丰泽园的态度。不过，有句俗话请各位记着点儿：‘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对我们姐妹俩来说，官司打赢了固然好，打输了也无所谓，伤不了半根毫毛；丰泽园可就不同了，用钱打点各个方面自不必说，和几个女子争高低，而且是对簿公堂，那丰泽园的名声，可也就甬想再有点香味了。好啦，我们明天见。”

肖红杏说完，对栾蒲包一笑，拉着高碧荷就往外走。门户外，又传来高碧荷的声音：“栾经理，请原谅，不是我们姐妹无理取闹，实在是就是这个世道。我们不如此，就没有生路……”

高碧荷和肖红杏走了以后，哥儿几个又议论了一阵子，还是没个准主意。因为高碧荷和肖红杏提出的三个条件，丰泽园一条也不能答应：第一条，若每人发一年薪水，少说也几千元，丰泽园不能开这个当“冤大头”的先河；第二条，给高碧荷和肖红杏找工作，谁也没这个本事；第三条，登报声明，只能是臭丰泽园，绝对不能做。栾蒲包这时也领教了高碧荷和肖红杏的厉害，只好说：“看起来这件事急不得，也只有想想再说了。明儿我家中有点事儿先办办，后儿再来商量吧。”于是，哥儿几个就各自回了家。

且说栾蒲包，在从上海回来时，已料定了女招待这件事难处理，但还没想到如此这般难处理。他雇了辆洋车，坐在车上想了一路，也没想出个所以然来。车停在了校场头条十三号门口，他付了车钱打发车夫走了，又上前敲门，脑子里想的还是高碧荷和肖红杏的事。因此，当巧妹开了门时，他一时都没扭过弯来，还在愣着神儿。直至巧妹喊出：“爸爸，您咋啦？”他才悟了过来。

“你，你，巧妹，你咋一下子变啦！咋一下子长了这么高呀？才一年的工夫……”栾蒲包一悟过劲儿来，浑身热血就都沸腾了。他

在北京的工夫，天天守着，觉得巧妹总是长不大，总是那么个小不点儿。可是，离开这才一年的工夫，巧妹几乎长了一头，巧妹已经是个大孩子了。栾蒲包喊了声：“快，快叫爸爸亲亲！”他情不自禁地把巧妹抱在怀里，双手一托，就要像他在北京时一样，把巧妹举得高高的，用胡子茬儿扎她的小脸；可他竟没一下子把巧妹托起来，巧妹却从他手中挣脱出去，跑回了院内。栾蒲包边往院里追边喊：“巧妹，咋不跟爸爸亲啦？不认爸爸啦？爸爸可从上海给你买回好吃的来啦！你再跑，爸爸可生气啦……”

却说栾蒲包的妈妈赵大风和关雅丽的妈妈关丽娘。原来她们都不知道栾蒲包今天回家来，所以都早早睡下了。只有巧妹复习功课，才跑出来开门的。自从栾蒲包和关雅丽去了上海，这校场头条十三号，是从来没有人夜间来叫门的，所以，两个老人听见有人深夜叫门，又听巧妹去开门，很不放心，也都披衣迎了出来。两位老人一见是栾蒲包回来，自然是喜出望外，一边慌忙接他手里的东西，慌忙往屋里让，一面絮絮叨叨，问长问短，那股子亲热劲儿就甭提了。使栾蒲包感到意外的，是他到屋里坐下，两位老人给他打水叫他洗了脸，又给他端上茶水，还没见巧妹上前来。他不由问道：“巧妹哪儿去啦？”又忙喊：“巧妹，快来，你姨给你买的上海的好吃的……”可是，巧妹还是没回声儿。

关雅丽的妈妈关丽娘有些不大自然地说：“鲤庭，你先歇着吧，路上怪累的了，有话明儿再说不迟。”说完，就先走了。栾蒲包心中纳闷儿，忙问：“妈，这是咋的啦？”赵大风又问长问短了一阵子，知道了儿子在上海办的事儿还顺心，和雅丽租了房住，日子过得还不错，心里踏实了下来，才叹了口气，一五一十地把家里的情况，尤其是巧妹的情况，和她的想法说了说。她说：“家里的事儿，说起来话儿就长了。自从珍珍从家中走了的那天起，巧妹就一直不高兴，后来是越来越不高兴。特别是你去了上海，雅丽也去了上海，巧妹就认定你们两个人是一个心眼儿，把珍珍气走，到上海享福去了。我

和雅丽她娘咋的解劝，她也听不进去。”

老人家一提起珍珍，栾蒲包心中早已是又热又酸。又听老人说巧妹如此这般，忙问：“巧妹为啥这么想，这么……”赵大风说：“这件事儿并不怪孩子，实在是巧妹跟珍珍的感情太深了，她一直认定珍珍是她的亲娘。可她哪里知道，珍珍根本不是她的亲娘，人家还是个大黄花闺女呢。其实呢，我们也真的是对不住人家珍珍姑娘。人家也是二十好几的大姑娘了，名义上做了我家的媳妇，实际上又没做；这工夫又把人家逼得在北京不能呆，跑到外国去了，一个人孤苦伶仃的，在洋人国度里，举目无亲……”

栾蒲包听到这里，心中更加酸痛酸痛的，觉得自己是一百个、一千个对不起姚珍珍。他打断妈妈的话，说道：“娘，甭再往下说了，我全明白了。我这次从上海回来，一来是处理店里的一些事儿，二来就是想把珍珍的事儿也安排好。有些话，我也必须先向妈说明白：我已经想好了，我们娶珍珍做媳妇，是根本不可能的事了。我们必须当机立断，了却和结束和人家姚家的，所谓的婚姻关系，让人家珍珍好好去做人。好好儿去找自己的伴侣。”

赵大风连连点头说：“对，对，早该这么着了。不过咱们咋个做法，我们可得想好，不能叫人家珍珍小姐为难。”

栾蒲包叹了口气说：“我难就难在这上头。当今这个世道，这种事又最惹人注意，尤其是那些小报记者，最好胡说八道。人家姚珍珍是姚泽圣的女儿，是有身份的人。对外讲是她不要咱们了吧，那些好嚼舌头的人，会说珍珍小姐喜新厌旧什么的；说是我们先提出分手的吧，那些人又会说一家千金小姐被一个开饭馆的人遗弃了；什么都不说，就这么糊涂下去，就要耽误了珍珍小姐的青春前程。你儿子从小受你老人家教养，不会干对不起人的事儿。可今天在珍珍这件事儿上，儿子不管怎么做，都要对不起珍珍，对不起她父亲姚泽圣先生，而他们父女，可是咱家的大恩人呀！……还有巧妹，瞧，她也不理解我，我又怎么能向她说清楚……”栾蒲包说到这里